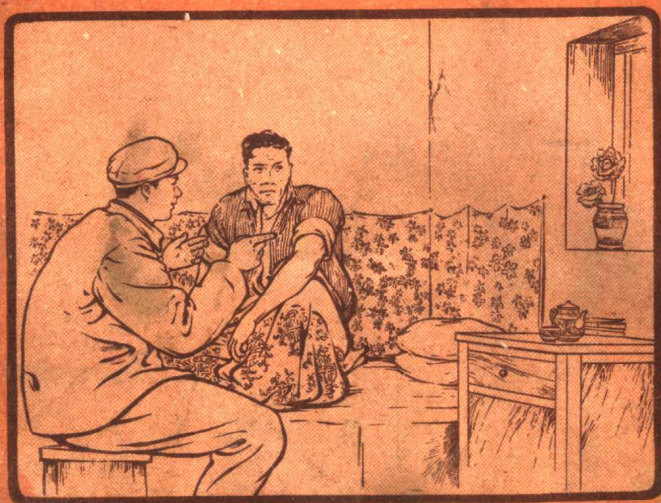




職工業餘學校課外讀物

紅花還得綠葉扶

張德裕 著



工人出版社



職工業餘學校課外讀物

紅花還得綠葉扶

張 德 裕 著
王 雪 濤 繪 圖



本書內容簡單介紹

張德裕〔14〕是中長鐵路房產段工人，是個優秀的工人作家，這本書中包括他寫的三篇短篇小說，都是反映工人的生產和生活情況的，真實動人，富有教育意義。適合一般職工及速成識字班學員閱讀。

全書共有一萬五千字。

〔5173〕

紅花還得綠葉扶

著者	張德裕
繪圖者	土雪濤
出版者	工人出版社
	北京北新橋駝駝胡同四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工人出版社印刷廠

1—100,000 一九五二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編者的話

這讀物的編輯〔日〕方針是，供給速成識字班學員於突擊生字後的閱讀材料，並適合一般職工自修閱讀之用，以輔〔日〕助其語文學習，提高其閱讀與寫作的 abil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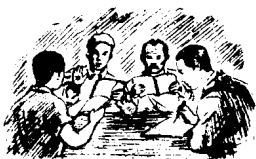
讀物的內容，包括生活故事、生產故事、歷史故事、民間傳說、戰地通訊、短篇小說、詩歌快板等，大半選自各種報刊、書籍。為了適應初學文化職工的水平，一部分文章經過整理改寫，力求文字淺顯，結構〔日〕簡單。每本讀物有一中心內容，或以一個作者的文章集成一冊。

這讀物按中央教育部公佈的『常用字表』一千五百字以及職工業餘學校識字課本中未包括在該字表中的三百餘生字為標準，在此一千八百餘單字以外者，附加注音字母，以便於閱讀。另外並出版〔日〕一部分字旁帶有注音字母的版本，以供各地試用。

工人出版社編輯室

一九五二年七月

第 一 冊



工人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總經售

職工業餘學校課外讀物

職工業餘學校課外讀物，是專為參加速成識字班學習的人編的，用四號楷體字，在常用字表以外的字，並加注音符號，使初學會注音符號的看起來很方便，又可以幫助他們認識生字，練習閱讀。

寶葫蘆（注音字母本）	馬 烽著	2,100元
寶葫蘆	馬 烽著	1,800元
我們的國家是個大家庭	周 游等著	1,500元
蘇聯觀禮日記	郝 建 秀著	1,400元
競賽	佟 震 宇著	1,500元
于振善的故事	古 雲著	1,200元
紅花還得綠葉扶	張 德 裕著	1,300元
互助	趙 堅著	1,700元
礦工起義	苗 培 時著	900元
說理鬥爭	余 友 三著	排印中
沒有過不去的山	邱自操等著	排印中
學文化的故事	胡傳鼎編寫	排印中
鐵血山	克 明著	排印中

目錄

紅花還得綠葉扶.....一

解扣.....二八

楊淵.....二七

紅花還得綠葉扶

七點的汽笛〔ㄉㄣ〕早已鳴過，大家都在討論怎樣訂下個月的生產計劃和競賽挑戰的條件。木匠組和油匠組的屋子裏都像開了鍋的小米飯，爆〔ㄅㄞ〕爆喳〔ㄟㄩ〕喳的吵個不休。唯〔ㄨㄟ〕獨『模範小組』的瓦匠組會場上連一點熱乎氣都沒有，一個個都閉眼打坐，垂〔ㄟㄨㄟ〕頭托〔ㄘㄨㄟ〕腮〔ㄘㄨ〕。組長李青山，急得直打轉，嚷〔ㄉㄨ〕着說：『大家都發言啊！為什麼不發言，你看人家別的組。我看大家還是沒覺悟。』他這一说，老孫開腔〔ㄘㄨ〕了：『咱都是穿的布底鞋，哪能「脚捂〔ㄨ〕」！』李青山聽了很不滿意，正要批評時，工會劉主席推門進來了。劉主席看見大家一個個都扭〔ㄟㄨ〕頭撇〔ㄨㄟ〕勝〔ㄨㄟ〕子的，就說：『你們這是怎的啦！怎的沒人點砲啊？』老趙嘟〔ㄉㄨ〕囔〔ㄟㄨ〕着說：『還點哩，沒

聽組長批評麼？咱都是不正確的意見。『老孫說：『我看，就咱組長又正確，又進步，又有覺悟；明天的活都讓他幹得了！』劉主席勸大家工作上有意見不要意氣用事，要抱成團，才能把活幹好。過去大家又團結又幹得好，得了模範小組的錦『巾』旗，現在為什麼要鬧意氣呢？劉主席勸了一場，誰也不吭『聲』，會也就這麼不歡而散了。

瓦匠組為什麼鬧起彖『扭』來呢？這事要細說起來，主要還是怪組長李青山。

李青山也是沒大唸『書』的人，因為他肯下苦工學，已識了好多字，寫個報告啥的，能提筆就來，革命道理也比別人懂的多，因此，大家都佩『服』他。再加上他幹活撒『野』，所以在段裏分組的時候，大家都選他當組長；支會改選時，他又當選了宣教委員。

分會成立了臨時幹部訓練班，李青山又去學習了三個月，革命道理懂的更多了。他覺得共產黨這套道理和改造人的辦法真是再好再對

也沒有了，於是他抱着滿腔熱血想把自己小組裏的工友都領導成標準的革命的無產階級。誰知事實與他的想法正好相反，每當他大講革命道理的時候，大夥都表現不怎麼關心。年青些的工友聽不懂，嫌坐的怪膩〔弓〕的；年老些的工友掛着家裏的事，不自覺的就談起這月的工資是怎樣支配的，買些什麼等。這樣就惱壞了李青山，他覺得這些工友太落後，太無知，太。共產黨流血滴〔勾〕汗的為咱們打下，謀福利，就不如他們的生活問題重要？虧他們還是工人階級！

『批評是進步的武器』。他覺得對此有打破情面展開批評的必要；於是便開起了批評戰，無論會走和不會走的，都要跟着他跑。連工友們有時開玩笑，他都嫌不嚴肅。

偏偏老孫和老趙就好抬槓。他倆都是多年的熟練瓦工，又都是苦孩子出身，對共產黨的印像特別好。老趙這個人特別有趣，一塊兒相處，沒有跟他合不來的，他能體諒〔另〕人，就像冬天的太陽一樣，

暖煦〔ㄣˊ〕煦的招人親近。孫老頭却不這樣，他老是搭〔ㄉㄨˊ〕拉着臉，像是誰欠他多少錢似的，說話常帶刺。可是他心眼最好，你要有什麼困難，他真潑〔ㄅㄛˋ〕死命幫忙，工友們心裏都感激他。自解放後，他倆幹活總是幹在前頭，從不叫苦喊累，一些懶工友要和他倆在一起幹上半個月的活，保管不懶了。可是，他倆個就好像一對公雞，一見面就抬，你一刀，我一槍，誰也不讓誰。有一次吃午飯的時候，老趙見大家都拿着大餅子，他說：『打牌可他媽的合適啦，清一色的「餅子」。要都變成金子麼！』老孫又抬上了：『你這小子純粹〔ㄘㄨㄟˊ〕是大地主思想，餅子好吃，金子好吃嗎？』老趙說：『金子能合鐵，大餅子能合麼？』老孫說：『大餅子能造糞，金子能造嗎？』

李青山每遇到這種場面，就要不耐煩的批評一頓：『叫你們扯這一套，一個頂兩個，要你們討論革命道理就都傻〔ㄕㄜˊ〕了。我問你們，扯這個到底有什麼用？啊！到底有什麼用！』因此，往往是大家有說

有笑的時候，只要李青山一來，好像私塾〔尸乂〕老先生進了書房似的，立刻變得鴉〔一丫〕雀〔＜口世〕無聲。工友們挨了幾回冷水澆頭，就和李青山漸漸疏〔尸乂〕遠起來了。李青山越嫌工友們落後，工友們越不去理他，他不但沒有把工友們領導好，反而越落後了。幹活也不如以前那樣起勁了，開會也不那樣熱鬧了，號召也沒人響應了。組裏的工友曹〔夕爻〕老頭說：『走了風水啦。——這是風水啊，風水可不能不信。』

八點鐘的汽笛鳴過之後，他們這一組人從不快活的會場走到現場去工作。

今天他們的任務是修理員工宿舍。別的組都在忙着趕早完成任務，連撓〔夕爻〕癢〔一尤〕的空都不讓。他們這瓦匠組，老孫却在領着頭抽烟，把李青山氣的乾瞪〔夕爻〕眼。說實在的，李青山對老孫確實有些『頭疼』。早晨給他頂的挺窩火，現在也不好意思再去多說，只默〔尸乂〕默地拆〔尸乂〕鍋台。

現在兩下都憋〔ㄅ一ㄟ〕着一股勁，僵〔ㄐ一ㄥ〕到這種情形，誰也不肯讓步。李青山當然覺得滿身是理，工友們却都覺得這傢〔ㄐ一ㄩ〕伙『太個別』，不是張三落後，就是李四不覺悟，總瞧不起人。

一會，老孫就揚聲說：『叫他幹別的不行，給人家穿小鞋，安鹹〔ㄒ一ㄢ〕鹽什麼的，可倒一個頂兩個。』雖不明指，李青山知道是說他，就說：『提意見是幫助麼，怎麼能說是穿小鞋呢？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進步的唯〔ㄨ一〕一武器。』老孫不耐煩地說：『快攔〔ㄌㄢ〕着你這一套吧！誰還不知道你喝了幾碗醋？——我告訴你，要跟着腳窩找毛病，沒有個找不看！』

李青山勉強學着老幹部那種能容忍〔ㄖ一ㄣ〕的作風，沒說什麼。

快到五點的時候，李青山一看活出的不多：爐灶〔ㄌㄨ〕未整完，牆皮也未刮〔ㄍㄨ〕完，明天怎麼刷石灰水泥呢？待要想鼓動大家一下，話到嘴邊打了幾個轉，又沒好意思說出來。最後一想，為了工作哪能

鬧個人意氣呢？就揚聲說：『我看今天的活要夠「整治」起來的。』

沒人理他。李青山碰了個軟釘子。

五點鐘到了，大家都收拾工具準備回家。李青山一看急了眼，弄的不利不落叫員工們怎樣睡覺煮飯呢！（因為『保證不能叫員工們反映』是模範小組的條件之一。）待要再向大家提議，無奈〔ㄎㄨ〕方才已碰了一個軟釘子，待要不提，自己是組長。唉〔ㄎㄨ〕！為了工作，沒辦法，只好忍着性子對大家說：『諸位工友們，我們應該替員工家屬想想，你看，弄的不利不落的叫人家怎樣睡覺？』老孫說：『他們要都不吃飯餓死，還熊〔ㄊㄩㄣˊ〕看我們哩！』老趙也幫上腔：『你行啊，又是進步又是覺悟的，你自己幹吧，也不是不讓你幹。』

李青山又碰了個硬釘子，像是真碰了釘子一樣，只覺得頭暈〔ㄨㄢˊ〕的一聲，險些栽倒。

李青山定了定神，覺得自己太軟弱了，連這麼點打擊都受不了，

人家老幹部怎樣爬雪山走草地哩，我應該克服！

他簡直是帶着央求的口氣說：『老孫，老趙！現在都是咱們自己的工作啦！』

『老孫不等李青山說完，就說道：『要是我自己的工作，我早就不幹啦！』老趙又加上一句：『你不是會批評嗎？去批評吧！』』

大家連頭也沒有回走出大院，只有老曹還在找飯盒〔ㄉㄛ〕。李青山說：『老曹！你晚走一會幫我搬點不好嗎？』老曹因為李青山批評他迷信腦瓜，三今還不滿意，但是又不好說不幹，就咕〔ㄍㄨ〕咕嚕〔ㄍㄨ〕嚕地走出去搬磚：『我回家還得澆菜園子咧〔ㄌㄟ〕！再說，積極也沒有你這樣積極法啊！』

李青山見曹老頭搬了兩塊磚，心裏總算稍微〔ㄨ〕舒〔ㄖ〕服一點。第三趟〔ㄉㄤ〕等了半天也不見曹老頭回來，回頭一看，曹老頭的飯盒不見了，再出去一看，哪裏還有曹老頭的影子！

李青山一個人悶着頭幹活，想着自己一切為工作，大夥却這樣拆台，專跟自己過不去，心裏這份鬱扭勁就別提了，真是想哭一場。但是想着自己一心幹活，對得起革命，勁頭就又鼓起來了。一個人又搬磚又合泥的，七吃夸〔ㄅㄨㄣˊ〕喳，一陣子把爐灶砌〔ㄓㄣˊ〕好了。看了看剩下未刮完的牆壁，又動手刮牆皮。

忙乎了一宿，收拾利落以後，天已亮了。李青山出了大院，只覺得頭昏〔ㄉㄨㄣˊ〕腦悶，想着昨天的活雖是幹完了，往後的可怎麼完成呢！自己是好意的幫助他們進步，為什麼會受他們的反對呢？這一連串〔ㄒㄩㄢˊ〕的問題，糾纏〔ㄒㄩㄢˊ〕在他心裏，想着想着，『砰〔ㄆㄥˊ〕』，他撞在一顆大樹上了，撞得他眼睛〔ㄇㄩㄣˊ〕直冒金星。

到了家，正好母親才做好飯，問他怎一夜沒回，他只能說了一聲：『作夜班了。』勉強喝了一碗稀飯，便坐在窗台前，瞅〔ㄔㄨㄢˊ〕着瓶裏的一枝芍〔ㄕㄨㄣˊ〕藥花發呆，用手一片一片的扯着花葉子。母親見他吃

不下飯去，就一直在叨〔ㄉㄠ〕嘮〔ㄌㄠ〕，又見他亂扯花葉，就說：『你今天這是怎麼的啦？失魂〔ㄕㄨㄣˊ〕落魄〔ㄌㄨㄛˋ〕的！』這一說，他才發現，原來自己快把花葉全扯光了，鮮艷〔ㄒㄩㄢˋ〕的花朵在光桿花梗〔ㄍㄤ〕上，孤〔ㄍㄨ〕仃〔ㄉㄥ〕的抖〔ㄉㄠ〕着。

母親摸摸他的頭有些熱，就強着他睡下，到段裏給他告假，李青山自己也覺得頭昏眼花，有些支持不住，躺下後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李大娘到段上去告假說：『李青山病了。』大夥聽了，知道他這病的根，心裏很不足滋〔ㄗ〕味，尤〔ㄩ〕其是老孫和老趙。等到了現場一看，昨天沒做完的活，都已做好了，心裏可就更不好受。老趙說：『咱這幾天對老李太過火了。一定是連氣帶累，把老李懊〔ㄠ〕槽〔ㄗ〕病了，這都怨咱。』——曹大爺，可不是你在後頭來着，怎也沒幫他？』曹老頭吞吞吐吐的說：『我，我只搬了二十多塊磚……』

屋裏的空氣沉重的很，烟也不抽，話也不說。大家想着李青山平時對自己的勸導、批評，都是為好，為了這事，把人家氣病，實在是太對不起人，都低着頭，默默的幹活，誰也不看誰。

吃午飯的時候，老孫不勝感慨〔ㄅㄛˋ〕的說：『誰是我們的好朋友？老李才是我們的好朋友咧！想想以前和現在簡直是兩個人，以前的些小毛病都改了不少，這不是老李督〔ㄉㄨˋ〕促〔ㄘㄨˋ〕的嗎？』老趙說：『老李不來，我就像少點什麼似的。』王殿〔ㄨㄢˋ〕臣也很同意地說：『可不是，沒有老李就是不行，早晨隔壁五戶給我的「房字」，我看着就不像，可是自己又不識字，後來找機務段的老胡一看，開了半天還是一張旅行證，以前老李批評我不願學習，我「隔癢」的要命，現在……噴〔ㄆㄣˋ〕，噓〔ㄉㄨˋ〕！』他啞〔ㄚˋ〕了啞嘴，又嘆了口氣。

劉主席聽說老李病了，就急忙開了張『病字』給老李送去。

雖隔了一宿，劉主席幾乎不認識老李了，只見他窟〔ㄅㄛˋ〕凹〔ㄛˋ〕着